

楚帛書研究

(十二種)

李零 著

中西書局



楚帛書研究

(十一種)

李零 著

中西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楚帛書研究 (十一種) / 李零著. — 上海:
中西書局, 2013.12

ISBN 978-7-5475-0396-6

I. ①楚… II. ①李… III. ①帛書—長沙—戰
國時代—文集 IV. ①K877.94-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2) 第 117628 號

本書出版得到

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

圖書出版專項基金資助

楚帛書研究 (十一種)

李零著

責任編輯 秦志華 趙明怡

裝幀設計 梁業禮

出版發行 中西書局 (www.zxpress.com.cn)

地址 上海市打浦路 13 號榮科大廈 17F (200023)

各地經售處

南京展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上海圖宇印刷有限公司

本 87×1092 毫米 1/16

張 18.5

印 數 257 544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475-0396-6/K·079

定 價 90.00 元



自序

中國最早的書是「書於竹帛」。甲骨文不是書，銅器銘文也不是書。中國書史，早期是簡帛古書，晚期是紙本古書。早期古書，寫在竹簡上的，截至目前，數量相當驚人，但寫在縑帛上的，却祇有兩次發現，一次是一九四二年湖南長沙子彈庫出土的戰國楚帛書，一次是一九七三年長沙馬王堆出土的西漢帛書。長沙自古出絲綢，中國最早的帛書和帛畫都是和長沙的名字連在一起。

一九四六年，子彈庫帛書流失海外，圍繞它的討論，不但歷時長，而且參與討論者衆，具有真正的國際性。現在我們已經知道，這批帛書其實不止一件，還有不少殘片，但通常所說的楚帛書，在很長時間裏，都是指蔡季襄首次發表於《晚周繒書考證》一書中的那件比較完整的楚帛書。

二十世紀是中國簡帛發現的黃金時代。其中真正可以稱之爲「書」的發現，最早一件就是通常所謂的楚帛書。竹簡的發現雖然比它早，但一九四九年以前，主要出土物幾乎全部是漢代邊塞出土的檔案文書，不但年代偏晚，而且除了零章碎句，沒有像樣的書。研究簡帛古書也好，研究戰國文字也好，在很長時間裏，它是唯一的長篇。

子彈庫帛書非常難讀，一是文字難認，二是內容陌生。正是因爲難，才吸引了很多學界高手，一遍一遍，反復研讀，即使最優秀的學者也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我們必須承認，七十多年過去，直到今天，這篇古書仍有不少讀不懂的地方。

我的學術生涯是發端於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學習的七年（一九七七—一九八三年）。《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是我的處女作，對我來說，有特殊的紀念意義。

我讀楚帛書，集中閱讀，主要有七次：一次是一九八〇年，一次是一九八八年，一次是一九八

九——一九九〇年，一次是一九九三年，一次是二〇〇一年，一次是二〇〇七年，一次是二〇一〇年。前後長達三十年。本書是前四次研究的真實記錄。

我一向認為，學術的基礎是讀書，學術的本質是求知，寫書祇是把讀書心得系統化，總結給別人看，其實是幫助別人讀書。對我來說，書祇是個副產品。本書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我的讀書筆記和認識過程。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

目錄

自序	一
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	一
一、楚帛書研究概況	一
二、楚帛書的結構、內容與性質	二七
三、釋文考證	四三
索引	七五
後記	一六
《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補正	一七
一、新作簡介	一七
二、再論楚帛書的結構與性質	一二二
三、釋文考證	一三〇
四、行款與字數	一四八
楚帛書目驗記	一五一
一、行款	一五二
二、文字	一五三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and Shitu	一五五
楚帛書與「式圖」	一六三
一、楚帛書是一篇什麼樣的書？	一六三
二、應當怎樣理解楚帛書的結構？	一六四
三、楚帛書的方向是上南下北還是上北下南？	一六五

四、楚帛書的十二神代表了什麼？	一六七
五、楚帛書的行款是整齊的嗎？	一六八
六、楚帛書的文字辨識還能有新的突破嗎？	一六八
Reconsidering the Chu Silk Manuscripts	一七一
楚帛書的再認識	二〇五
一、引言	二〇五
二、楚帛書的來歷	二〇六
三、楚帛書的種類和形制	二一三
四、楚帛書的圖像	二二一
五、楚帛書的文字	二二七
六、附論：子彈庫帛畫	二三一
Translation of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二四四
熱氣寒氣，以爲其序	二五二
一、第一字	二五二
二、第三字	二五四
三、第八字	二五四
中國古代的墓主畫像	
——考古藝術史筆記	二五六
楚帛書與日書：古日者之說	二七三
一、楚帛書的出土與收藏	二七四
二、楚帛書的三種複製本和有關研究	二七五

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

長沙子彈庫出土的戰國楚帛書一向爲中外學者熱衷討論。它不僅是目前出土最早的古代帛書，作爲罕見的古代文物彌足珍重，而且全篇包括九百多字，內容豐富，對研究戰國楚文字以及當時的思想文化有重要參考價值。最近十多年來，楚帛書的紅外線照片在國外發表，對楚帛書的研究起了推動作用。借助這套照片，有不少新字可以釋出，誤釋可以得到糾正。它爲我們重新檢討以往的帛書研究，繼續深入探討帛書的內容，提供了可靠依據。本文就是依據這套照片，對楚帛書所做的一次再討論。討論共分三個題目：

- 一、楚帛書研究概況；
- 二、楚帛書的結構、內容與性質；
- 三、釋文考證。

一、楚帛書研究概況

(一) 出土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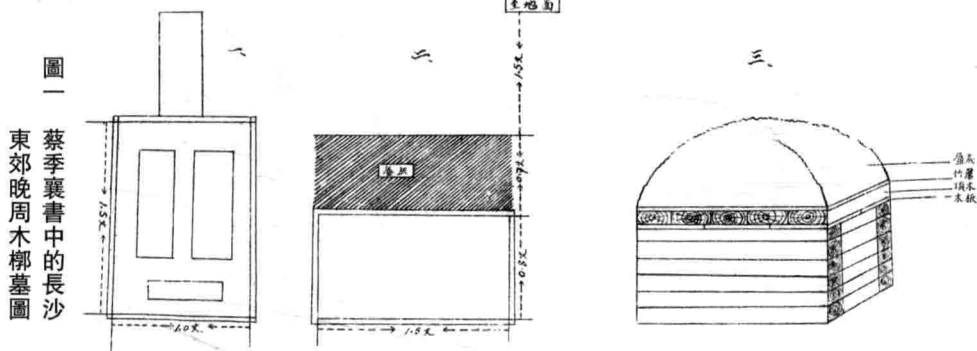
楚帛書，通常也叫楚繒書或楚絹書，係解放前在湖南長沙東郊盜掘出土。出土後不太久即落入一度在長沙雅禮中學任教的美國人考克斯(John Hadley Cox，即柯強)之手，被他帶到美國。其後，帛書在美國幾度易手，現存放於紐約大都會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物主是亞瑟·M·賽克勒(Arthur M. Sackler)。

帛書因爲是出於盜掘，其流出國外，亦十分秘密，故經過情形向來不大爲人所知，已經發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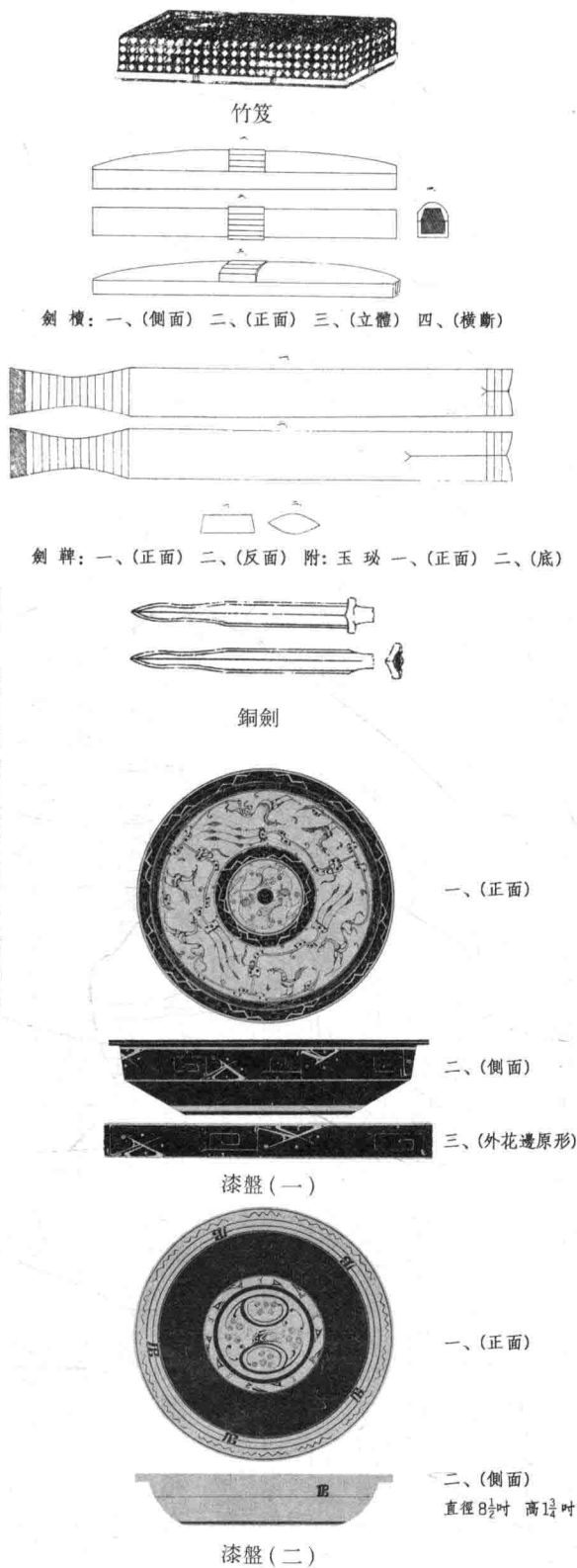
的一些消息每每相互矛盾。這裏，爲着讀者瞭解方便，我們先把幾種不同說法介紹一下（以下引文，除第三項外，均出於本文下題《論著簡目》開列諸書。這裏不再一一注明）：

1. 蔡季襄。稱帛書是「近年」發現於（長沙）東郊晚周木槨墓中（圖一），「墓位於長沙東郊之杜家坡。因築路而發現。平面作凸形，前端狹長之巷即爲隧道，此項隧道由淺而深作斜坡狀，其用意蓋取其便於下棺也。後者爲墓室，橫長丈餘，縱長丈有五尺，深倍之，作長方形，四壁深峻若削，中實以黃土，黃土下層則爲蜃炭。……蜃炭之下，則係墓室，室頂架厚尺許，寬二尺之橫木五，上用竹席滿布，四周則以長與坑等之巨木疊砌，構成長方式。……棺則陳於墓室之東，大小與常禮等，惟蓋面平坦不隆起，棺外裹以褐色之絲帛，絲極勻細。棺之右側陳木槨（零按：指邊箱）一，長度與棺相等，寬半倍之，其中滿貯明器，本書中所載之繒書竹笈、漆盤（零按：書中所記共兩件）、銅劍、劍鞞、劍櫝等物（零按：書中所記還有『木寓龍』一）即出自此槨中（圖二）。因木槨保存完好，故所貯明器絲毫無損，均能保持原有狀態（原注：按槨中尚有黑陶如簋、鼎、壺、觴等物，惜均佚散）。」帛書發現時據說是放在一件「竹笈」內，「折疊端正，惜出土時土人不知愛護，致被損壞過半，故笈內殘繒斷片甚多，惟此書獨完整無闕，尚可展視。書係絲質，因入土年久，已呈深褐色，幾與文字相含混，從（縱）長十五吋，橫長十八吋，墨書（原注：按斷片中亦有朱書者）」。

2. 蔣玄伯。稱帛書出土時，「爲一裁縫（零按：即下商承祚文所說之唐



繒書墓葬：一、（平面）二、（側面）三、（墓室建築模形）



圖二 長沙東郊晚周木榔墓中出土的明器

鑒泉)所得，當時曾設法請國內蒐集家(零按：當指商承祚先生)收購，終於沒有成功，待我由廣東重去長沙，知道已由一美人付了點押金，把這絹畫借到美國去了，這位收藏者手中祇剩了一張洋文借據」。

3. 《美帝掠奪我國文物一斑》(《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〇年十一期六十頁)：「最荒唐的是蔡季襄將長沙出土的戰國時代『繒書』一塊——這是我國最早的筆繪的畫與墨寫的字——賣給了耶魯大學的 John Cox 學生，賣價美金一萬元。這個美國人祇拋下一千元就把這無價之寶帶走了。」

4. 梅原末治。稱帛書出土於「一九三〇年代後半期」。

5. 錢存訓(T. H. T sien)。稱帛書「發現於一九三六—三七年間」。

6. 商承祚。商氏據「解放後當事人」(他說「掘這墓的共四人」)所述，謂蔡氏所說帛書出於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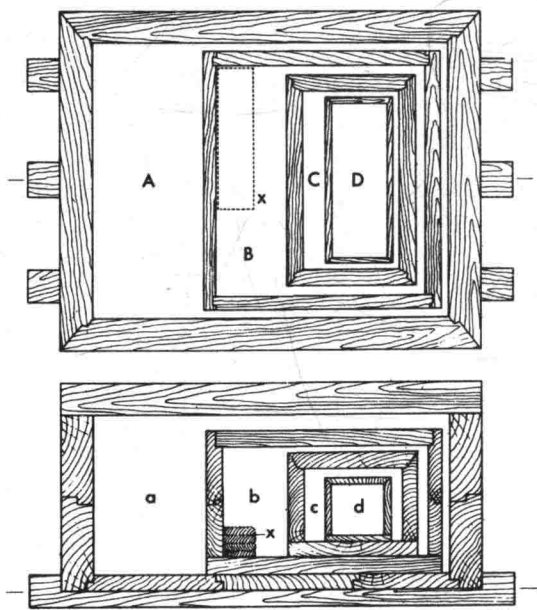
坡的說法並不可靠，稱「帛書發現的確實年月及地點爲一九四二年九月，墓地在東郊子彈庫的紙源冲（又名王家祖山），是一座形制不大、棺槨完整的木槨墓。黑漆棺置於槨內一旁，「頭箱」與「邊箱」放置隨葬品，整個空間如曲尺形」。「帛書八摺（原注：帛書八摺並不等齊，當中部分摺迹縱約十七點五釐米，橫約十一點五釐米），放在一個竹匣中。匣長約二十三釐米，寬約十三釐米（原注：以帛書摺痕長度較蔡書所繪竹匣長度尺寸略符，而寬度則誤，以其寬不能容納帛書之寬），匣面蓋有一方「土黃色」面有紅色「印花」的綢子，再上放着一條「三腳龍」。匣之一邊有黑色的冥幣泥版一堆，無文字。這些東西放置在南北向的「頭箱」中。「邊箱」在棺之右，有漆盤一（原注：蔡書第二件漆盤，從花紋看，年代較晚，當非一墓所出。其所謂「木寓龍」，蔡未要，故所記不詳），漆耳杯四，皆木胎；銅劍一柄，盛以木櫝，另銅戈一；圓身木俑二十四個；陶質鼎、敦、壺各一（陶器及泥版皆未取出）。「還有些殘帛書，徐楨立生前曾拿出給我看過，從殘帛斷片瞭解內容，仍然是些占辭術語。據徐老先生說，是得自蔡季襄手中的一部分。因此，我頗疑是那張匣上的覆帛殘片粘連在匣面而蔡氏將之揭存（原注：真實情況，祇有蔡氏自揭其謎。此殘帛文字，日後我另有文報道）。殘帛文字清晰可辨，有朱欄和墨欄兩款，字皆寫入欄內，字大於此帛書，從欄色的不同，知有兩張。掘墓人看見較爲明顯的朱欄，遂誤認綢子上的紅色是「印花」，「土黃色」實爲淺褐色」。另外，他還談到自己曾嘗試購買帛書一事，說是「一九四二年冬，於重慶接長沙唐鑒泉來信，以帛書求售，乃托友人沈筠蒼前往瞭解情況。覆信說：『唐裁縫（零按：即唐鑒泉）出視之時，是在白紙之外再用報紙將之松松卷起，大塊的不多，小塊的累累，將來拼復原樣恐不可能。』要正與唐反復議價之時，蔡季襄回長沙，遂爲所得」。帛書流出國外，據他說是一九四六年被考克斯從上海帶到美國。

7. 嚴一萍。稱「民國卅五年，抗戰已經勝利，蔡氏把繒書帶到上海，旋爲長沙湘雅學院教員美人柯克思（M. John Hadley Cox）所獲得。有人說他是「出重價購得」（怡生：饒宗頤於楚繒書一文後附錄，摘自本齋著「楚帛書及其研究」）。有人說他是「騙取」（商錫永「戰國楚帛書述略」）。據李棧

齋先生見告：柯克思獲得蔡氏的繒書是代為攜美『保管』，而非『重價購得』。這一段經過内幕，李先生知道得很清楚，將另有撰述，此不贅」。

8. 諾埃爾·巴納(Noel Barnard)。曾於一九六七年和一九七三年兩次談到說，他也接觸到一個當年參加過帛書墓發掘而現在住在中國大陸之外的人，據這位隱名的當事者稱，帛書出土的時間是一九三四年，參加發掘者有九或十人，其中真正在墓內撈東西的是兩個男孩，而其中的一個就是他本人。巴納將他所述發現經過轉述如下：「爲了探到墓穴，他們打了一個非常深，深度大約十五至二十英尺的洞，並沿發掘範圍四周修有一條盤旋通道。據他回憶，他們所盜掘過的大多數墓都是位於黑土層中，上面表土是長沙地區特有的赭色土。然而帛書墓却主要是被灰土層所覆蓋。

由於木料吃水變重，他們使用一些帶滑輪繩索的簡單機械來起動覆蓋墓頂的槲板。墓室係木結構，包括四個重疊相套的四方槲室，中心是墓主棺具(圖三)。槲板一被揭開，那兩個男孩便跳了進去。墓室的大小是據這兩個男孩的身高估算的。在空間A中發現了幾件倒扣在槲室地板上的陶甕，每件下面有一件陶猪，還有四件楚明器中樣式習見的木俑，但沒有發現金屬製品。空間B和C中除去一大堆每根厚約三吋、長約四五英尺、寬約十二至十八吋的槲木外，顯然沒有什麼隨葬品。在空間B中，這些槲木整齊地順墓壁疊砌。棺具內祇有殘存的齒髮。總而言之，這是一次極其令人失望的嘗試。」「然而那兩個男孩試圖掀起空間B中吃水變重的槲木，終於掀起了最上面的一根。在這根與下一根之間放着的就是所謂『折疊起來的皮子似的東西』。由



圖三 巴納繪製的出土帛書的木槲結構圖

於其若干部位粘著在貼近的椰木表面，當掀起上面的椰木和挪動折疊的這疊『羊皮』時——最初他們以爲是『羊皮』——結果某種程度的撕裂便發生了。不過，因發現上面有字迹和圖畫，他們還是把它取了出來，展開晾乾，加以驗視。出土時，那材料觸手粘滑而且異常脆弱。當時至少有三份不同的材料被看到，可是由於誰也不感興趣，所以沒有一個人協助男孩們掀起剩下的椰木。據該當事者稱，由於發掘地點嗣後旋即回填，不久並於墓上蓋起一座房屋，因而那裏面很可能仍有一些毛筆書寫的帛書被遺留在椰木之間。」根據這一回憶，巴納氏對商承祚的上述說法提出若干異議，認爲：第一、帛書是一九三四年而不是一九四二年出土；第二、參加發掘的是九或十人而不是四人；第三、帛書是發現於椰木間而不是竹筍內。另外，他還提到說，考克斯曾於一九三九年三月在美國耶魯大學舉辦長沙出土中國古代文物展覽（帛書並未在這次展覽會上展出），就他所知，一九三九年後考克斯並未重到中國。因此他估計帛書可能是在一九三八年左右流出國外。他認爲帛書於一九四二年出土的說法與考克斯回到美國的時間也是有牴牾的。

上述幾種說法的主要分歧點是：

- (1) 出土時間。梅原末治說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半期，錢存訓說是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間，商承祚說是一九四二年九月，巴納說是一九三四年。
- (2) 出土地點。蔡季襄說是杜家坡，商承祚說是子彈庫。
- (3) 流出國外的時間。商承祚說是一九四六年，巴納說是當在一九三八年左右。
- (4) 帛書在墓中放置的情況。蔡季襄、蔣玄怡、商承祚說是放在頭箱中的一件竹筍（即竹筴或竹匣）內^{〔1〕}，巴納說是放在椰木之間。
- (5) 出土帛書的件數。蔡季襄說竹筍內除去此件完整的帛書外，還有一些碎帛片，其中亦有朱書者。商承祚說殘帛有朱欄、墨欄兩種，當是兩張，原來是覆蓋在竹筍之上。巴納說掘墓者當時在墓中至少一共見到三份帛書，並未全部取出。

以上這些說法存在不少矛盾，有些地方因無直接的消息來源難以判斷，但也有些地方通過比較，似乎可以統一起來。

對於弄清帛書出土情況最重要的是，一九七三年五月湖南省博物館對帛書出土墓做了重新的調查和清理。這次清理從墓中發現了一幅珍貴帛畫，帛畫先以《新發現的長沙戰國楚墓帛畫》發表於《文物》一九七三年七期。嗣後，記錄該墓發現的簡報《長沙子彈庫戰國木槨墓》發表於《文物》一九七四年二期。

這一報告證實，帛書的確實出土地點是在子彈庫（其實子彈庫也就在杜家坡一帶）。出土時間，報告記爲一九四二年九月，可能是根據與商承祚所述相同的來源。報告所記墓葬形制、棺槨結構和隨葬物與商承祚的描述最爲接近。此墓確爲一座形制不大、帶斜坡墓道的長方形豎穴墓，墓頂用青膏泥封存，屬於長沙特有的「火洞子墓」。槨室南北向，有頭箱和邊箱（在左側），內置雙棺，內棺髹黑漆。棺內墓主骨架保存完整（巴納說「祇有殘存的齒髮」是不對的），經鑒定，爲四十歲左右男性（圖四、五）。剩留的主要隨葬物有：

(1) 帛畫（圖六）。畫有危冠長袍、手擁長劍、乘風御龍之男子。「平放在槨蓋板下面的隔板上面」，位置正好在盜洞旁邊不遠（圖七）；

(2) 陶鼎三、陶敦二、陶壺二、陶匱一、陶勺一（圖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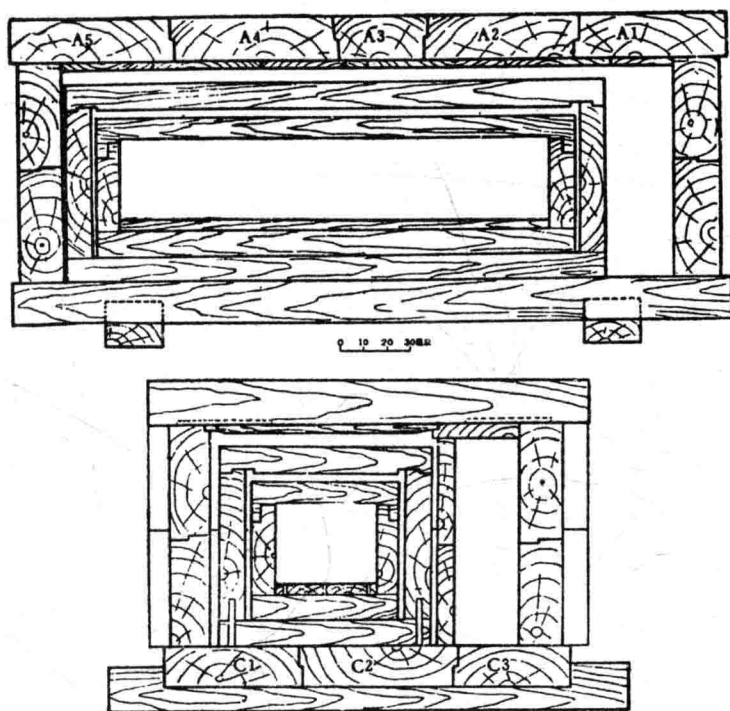
另外，還有若干竹木漆器、玉器和絲麻織品（圖九）。

報告後附錄有根據當年參加過該墓發掘的當事者回憶所錄該墓隨葬物清單，計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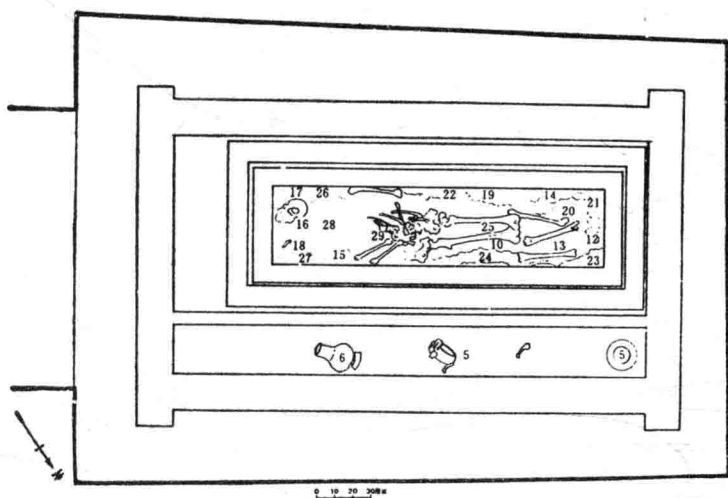
(1) 頭箱內：「木寓龍」一，竹筭一（內盛泥金版數百塊），繒書一（「一端搭在三脚木寓龍尾部，一端搭在竹筭的蓋上」）；

(2) 邊箱內：漆耳杯四，木梳、木戈各一，皮帶一，陶鼎、陶敦、陶壺各四，陶匱、陶勺各一，漆盤一，木俑八，戈、矛、劍各一。

圖四 73長子M1棺槨縱橫剖面圖



圖五 73長子M1人骨架及隨葬器物平面圖



1. 帛畫 2. 麻帶 3. 竹片 4. 竹簽 5、8. 陶鼎 6. 陶壺 7. 玉璧 9. 陶敦
10. 絲織品 11. 麻鞋底 12—15、17、19、22. 殘絲織物 16、28. 幾何紋錦
18. 漆角狀物 20. 鐵質狀物 21. 絲帶、殘席 23、25、26. 絲織物、殘席
24. 殘絲帶 27. 殘織錦、殘席 29. 席片 30. 陶壺蓋 31. 陶匱 32. 陶勺
(1、4 隔板上出土, 2、3 外棺蓋板上出土, 7 內棺蓋板上出土, 8、9、30—32
出土於盜洞或盜洞近檸蓋板處)

圖六 73 長子 M1 出土的人物御龍帛畫綫描圖





圖七 73長子M1隔板及帛書出土情況——
箭頭所指處是帛書出土位置



陶鼎



陶敦



陶匜



陶勺



陶壺

圖八 73長子M1出土的陶鼎、陶敦、陶壺、陶匜、陶勺